

我父亲许士骐和母亲贝聿珩的书画展，从8月22日起在被称为“文化一条街”福州路上的“上海笔墨博物馆”正式对外展出。这次展览不同往常，受场地限制，作品只能以小尺幅镜片为主，但不少书画和图片都是第一次公开展出，再加上其中有不少人经历和史料，反而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两老的工作、生活和艺术生涯。

许士骐与陶行知先生

许唯物

父亲是安徽歙县人，与陶行知先生是同乡挚友，都是十六七岁就离开故乡外出学习、谋生。虽然他学习的专业是绘画艺术，但受陶行知思想和理念的影响极大。陶行知先生有一首诗谓之《为老百姓而画》，他写道：“为老百姓而画，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画。跟老百姓学画，教老百姓画画。画老百姓，画老百姓的爸爸，画老百姓的妈妈，画老百姓的小娃娃，画出老百姓

的好恶悲欢，作息奋斗，画出老百姓之平凡而伟大”。父亲知道后奉为至理名言，马上抄录下来，随身携带。近百年过去了，这些话简单西洋化，而是在扎实的传统根基上“化”了“西洋”，充分糅入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进而形成了自己浑朴、醇厚、静穆和大气的风貌。

现在来看也不过时，画家应该到百姓中去，要深入生活，这样创作的作品才会接地气。这次画展中的国画“农人”“码头工”等就是描写劳动人民形象的代表作。父亲很重视画大众喜闻乐见的图画，创作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早年陶行知先生曾看到父亲画了一幅东汉高士严子陵先生像，当即提笔题诗一首“垂竿古渡头，无饵亦无钩，鱼儿爱知己，群来竿下游”。父亲非常高兴，以后还以此诗画了“鱼乐图”等多幅作品。父亲曾经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留学，回国后画风为之一变。他有素描、油画等西洋画的基本功，但是又从来不

情，放弃高官厚禄，投身于平民教育。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创办了南京“晓庄师范”、重庆“育才学校”和上海的“山海工学团”等学校，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父亲追随陶行知先生，不仅应邀去学校义务任教，而且在学校经费发生困难的时候积极组织画展卖画支教。在这次展览中所展出的“育才之友国画展目录”中，就有著名大师徐悲鸿一下子拿出十幅画来帮助重庆育才学校，可见当时艺术家们对陶行知先生教育事业的热情和境界之高。这次展览会上还有一



山溪如飞雪 (中国画) 冯骥才

件珍贵的展品是一九四六年陶行知先生写给我们家的亲笔信，这也是他最后一年在上海住在我们的文字记载。不久，由于长期奔波劳累，陶行知先生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父亲闻讯后立即赶去并受郭沫若先生和家属的委托，当场为陶行知先生复制了手模和面模以供后人瞻仰。陶行知先生一贯主张并身体力行“手脑并用”的教育思想，曾说过“人生两件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如今他的手模、面模已被评为国家革命文物，连同他的“手脑相长歌”成为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贫苦孩子能够读书的义务小学，这就是当时全国第一所以陶行知名字命名的“歙县行知小学”，受到家乡广大劳苦大众极大欢迎。每当同父亲谈及当年办校和孩子们的故事，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并表示这只是他们这代人为了纪念陶行知先生而应该做的一个实际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快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父亲从南京大学被调往上海筹建“中央卫生部医学模型制造厂”，并任厂长。其间父亲克己奉公、克服困难，运用自己在德国学习的专业知识，在王淑友、颜福庆、倪葆春、沈克非、穆瑞芬等一大批医学专家的帮助下，组织设计、生产了大批医学教学模型，不仅及时供应国内各医学院校，还通过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销往海外国际市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模型厂同针灸专家陆瘦燕等中医界专家合作，开发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光电显示“经络腧穴玻璃人”模型和“中医脉象”模型，填补了国内空白，荣获国家工业产品大奖。

同时，为了继续弘扬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精神，在陶行知先生逝世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父亲回到故乡，在爱心人士的支持下，利用自家的祖宅办起了一所让

今年父亲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每当我缅怀起这些事迹和成就，回想起父亲在学习及工作中对待困难的态度时，就会想起陶先生近百年前说过的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是不得”。我想这就是父亲他们这代人的理想和信念，是他们的精神和力量之源，也是他们终身不忘的初心。

初来上海生活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候食物的流动性还不像今天这么大，以至于我顿生一种“上海属于北方”的错觉。理由就是一条，此地的早餐多是由点。

食米者

默音

对云南人来说，几乎没有一天不吃米制品。米线、饵丝和饵块，可满足早餐和其他时间垫肚子的全部需求。饵块有热烤的，有煮熟抹酱放凉的，包油条是标配，近来似乎多了其他花样。米线饵丝在热水里烫熟后，加入高汤、韭菜、酸菜、红油、肉臊、葱和芫荽等，是最常见的吃法。高级一些的“小锅米线”“耙肉米线”则是把米线直接

的桂林米粉，在外地和桂林当地的出品差异很大。上海也能吃到较为正宗的一两家，点单后上来的是干拌粉，食客自己去打汤料。好的桂林米粉店，高汤值得单喝一碗。浇汤当中叫作“锅烧”的脆皮猪肉，可作为鉴别店铺水平的指针。

在上海的早餐品种走的是另一番路线。俗称“四大金刚”的大饼油条豆浆，习惯了也还是好吃的，只是不像米线那样汤汤水水的熨帖肠胃。也许有人会说，那么可以吃小馄饨面条呀。个人以为，小馄饨的“轻薄感”倒是可以和米线一较高下，不过，爱吃米线米粉类的人一定会赞同我的意见——面条实在有些胀肚，且口感不够爽利。等年岁稍长，走的地方多一些，我意识到，在中国的版图上，食米者的聚集地相当多。浙江一带有粉干，粗细如粉丝，浇头是海鲜或瘦肉，口感清爽。武夷山溪涧茶的标配也是瘦肉，预先炒过，滑而嫩。潮汕的粿条搭配猪杂汤，很考究用料的新鲜度。这些都要在当地吃，才能遇到好的。离乡杀出一片重围

在云南的十多年生活让我养成了食米者的肠胃，对米线之类的热爱进一步延伸，也喜欢广东的肠粉。不一定要吃什么考究的粤式早茶，街边小店一屉一屉浆水淋漓现蒸的就很好。然而在日本，我遇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家伙，那就是香川县的乌冬面。当然了，乌冬面哪里都吃得到，日本连锁店也早已开到中国的许多城市。作为“乌冬县”，香川的乌冬值得单独议论。其爽滑和柔韧，一入口就让我恍然想起饵丝。然而乌冬确实实是面条。我和住在山口的云南老乡分享这番感慨，对方回，是很像，我经常买乌冬当饵丝做。

也许，我只是还没有遇到足以征服肠胃的面，才这么执着于米制品的延伸吧。

待心 千里生

嫦娥本是凡人，因为偷吃灵药升天成仙。李义山说嫦娥“应悔偷灵药”，从此“碧海青天夜夜心”，其实说的更是他自己的心境。诗人的心境是孤寂的。但凡有一颗洁身自好之心的人，都是孤寂的，其人生亦将是孤寂的。孤寂，未尝不是人生一种难得的体验和享受。有诗心，孤寂是美好的。

直接往汤料里炖煮，更入味也更浓郁。对于大多数云南地区来说，如今红遍大江南北的过桥米线并非日常的食物，但无论在哪里哪个角落，都有米线的身影。那更像是滇式下午茶，尤其在炎夏的午后，一碗酸辣爽滑的凉米线落肚，格外舒适。



上海书展作为一个大型文化品牌，从2005年开办至今，已经是第十七届了。它俨然成为阅读爱好者的盛典，其影响已经从上海扩展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举办规模也越发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各类专场风生水起，嘉宾也是各具特色，从偶像派、实力派、通俗派，一路发展到国际派。这一切，最大的受益者是读者。

从有了云直播间，读者犹如孙悟空七十二变，腾云驾雾，踏碎云霄。在主会场听完讲座，另一场云书房时间到了，手机即刻锁定，根本不用翻回头，我们的手指就是金箍棒，在手机屏幕上滑几下，就能直接参与云活动了。读者在有效的时间里领略到不同文化之精髓，简直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那天晚上七点半，准时守候在手机旁，听国际文学周第二讲“朗姆酒拌柑橘的冷盘与法国文学”，这个题目来自罗兰·巴特的作品《文之悦》，人们于1791年可吃到“朗姆酒拌柑橘的冷盘”，一如今日菜馆内一般，真叫人诧异。嘉宾们一上来就在冷盘里

加了冰块。袁筱一说读了20世纪法国文学之后，破除了对浪漫的幻想。金桔芳认为法国文学表达了一种存在主义态度，这个世界既不是荒诞的，也不是有意义的，只是存在而已。袁筱一分析了福楼拜的

如孙悟空般腾云驾雾

岑明

《包法利夫人》，福楼拜批判即将到来的社会，预见到无处不在的物质主义将导致人们精神上的破产，继而丧失对美的判断。福楼拜不会定义事物的好坏对错，只是告诉读者可能的结局，他不负责道德观的维护。金桔芳透过兰波的诗歌感受到了通灵般的体验，诗人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处于迷

狂状态而忘却了自己。黄雅琴认为加缪《鼠疫》中的每个节奏都非常精准，赞赏他在文字里始终葆有对命运的抗争。嘉宾们的观点无疑是冷盘后上的一道散发出馨香艺术情调的法式大菜。

一小时后，我马上转战译文云书房。因为也是七点半开始，两场线上活动撞车了。但由于我购买了他们开设的七场讲座套票，所以长期享有收看回放的权利。八点三十分过后就可以收看回放了，简直高效。我按下“回看直播内容”，已经结束的高罗佩作品《大唐狄公案》第二辑分享会又开始了。这种时光交错的奇妙经验绝不是科幻，而是科技。现代科

技让我们稳中有秩序地参加书展各类活动，再也不用气喘吁吁地赶场子了。

如果说书籍是我们的生命，阅读是我们的灵魂，那么现代科技则为我们的精神生活安插了想象的翅膀，打破时空的固有秩序，让我们穿梭于各个领域，去享受书籍带给我们的各种晕眩与美妙感受。

虽然书展中当了回孙悟空，但并非火眼金睛，离“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还有很大距离，能否修成正果始终是一个未知数。面对伟大的书，面对广博的知识，我们永远在“取经”的路上。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又到七夕，又到婉约浪漫时，中国的传统节日，像七夕这样充满爱情色彩的节日，实在是少之又少。牛郎与织女的故事，也被演绎成诗歌、小说、戏曲等，在星桥鹊驾中弥漫着暗香。

也许因为爱情是世间永恒的主题，所以七夕在历代演变中关于爱情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有情人花开年年，每一年的七夕总有人在梦里唱歌，在彼岸不曾到达的地方，书写着文字的继续与香醇。在银河的两端，你从诗词中走来，一行相思，光阴里多少故事藏却。七夕，是织女和牛郎的一夕相会，是葡萄架下的窃窃私语，多少朝朝暮暮不如这金风玉露一相逢。

而当我们循着传说而上，发现七夕的另一面同样美好，女孩子们在这个晚上，向织女乞求巧手，她们对月穿针、投针验巧、喜蛛应巧，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技能，闺中密友，拜祭织女，无疑是场关于女子的聚会。宋元之际，七姐诞甚至有着自己的乞巧习俗，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故此，七夕，也被称为女儿节，是以女性为主体的综合性节日。女儿节，是个女性娱乐的日子，也许在集市中遇见一男子，情缘暗定。但爱情，在这个节日并不是唯一的主题，那么这个七夕是不是有丝女性独立的影子。

今日的七夕，爱情的元素依旧是这个节日的主旋律，纤云弄巧，飞星传恨，唯有情依然，吴侬软语，藏着喜欢之心，我们点赞着爱情的忠贞不渝。银河，以一条爱情的水路，转折盘旋，看有人在此处前进，或者后退。即使当下有人对爱情认命、妥协，你还是需要勇敢面对爱情，茫茫人海，必然有你知己，只是在灯火阑珊处。寻寻觅觅中，我们并不彷徨，你的七夕，可以乞手巧，乞貌巧；乞心通，乞颜容；乞我爹娘千岁；乞我姊妹千万年。东边日出西边雨，行云也流水。

七夕，我们谈论爱情，也庆祝着女性的成长。

观李杭育的画

顾艳

最近几年，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观赏李杭育的油画。今天在微信朋友圈我再一次看到他的新作，那种对自然万物虔诚的表达与他色彩艳丽的视觉冲击力，都让我感觉不是他在画色彩，而是色彩在画他。

他的画是那么的繁华而宁静，极致而细腻。那幅成功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绿水青山》，更是有着丰富的图景，怎么想象、怎么观赏都可以。它宁静却不静止，宛如波浪流动着的画面，繁复的色彩，层层叠叠，仿佛里面藏着许多个世界。那一定是画家多层面的世界，在他的世界里有着深度和广度，才能描绘出如此之巨画。近作中，那幅《村边》我也很喜欢。《村边》在李杭育笔下以葱茏的树林为背景，笔直高耸，向上延伸。红色的树木，衬上绿色的枝叶，寓意丰富又充满想象。一条长长的石阶小路，一步一台阶，多么像人之生长，到了顶端，模糊中的轮廓线，存在于无限的虚无中；而路两旁的小花，有着宁静中的灿烂。尽管接地气，但它又超乎地气之外，色彩中隐藏着某种神性。

我们需要的艺术，不是调色板上的机械涂抹，而是具有精神之魂的泼墨。读李杭育的画也有几年了，从早期张扬个性的写意油画，到现在的《风景》系列，仿佛从“无我”进入了“有我”的状态。一旦“有我”，画儿便走向了自省和内循环。各种意境，只能领会而无法言说，只看你的悟性了。

李杭育有很多幅《风景》。《风景》6，呈现在你眼前的红色树木，象征蓬勃的生命力。它们在岩石上是那么倔强地挺立、盛开，简单的画面，凝聚着力的较量。李杭育手拿画笔时，他的魂许是画布上的一个角色，演绎出新思维。

作为画家的李杭育，他已经办过很多次画展。我曾在杭州延安路参加过他的画展开幕式。他那些色彩明快的画儿，既具象、意象又抽象，与现在的《风景》系列是不同的两个系列。无论哪一种，一个画家不重绘画的实体而重绘画的灵魂，从色彩中积蓄起充实的力量，那肯定是要净化自己的心灵。

虽然书展中当了回孙悟空，但并非火眼金睛，离“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还有很大距离，能否修成正果始终是一个未知数。面对伟大的书，面对广博的知识，我们永远在“取经”的路上。

十日谈 明请看 别样的书展 偶遇旅行回来的小王子。 责编：殷健灵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